# 春秋集傳

#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傳

## 閔公

啓方莊公夫人哀姜之娣叔姜之子謚法在國遭難

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

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

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

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

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劉氏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莊公存之時圉人犖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子般即位慶父將弒君以取其國使謂犖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遂殺子般于次季友奔陳閔公者莊公之子也生八年矣慶父立焉討犖而歸獄

焉不知慶父之意利其幼與國人不從與閔公既立慶父以君事聘于齊不知慶父之意自釋于國人與憂大國之討與然而所立閔公則慶父之力也所以繼子般則非閔公之志也出奔者爲或書或不書書者治之也不書者予之也季友奔陳其爲予之柰何莊公死子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以易死季子存則可以易亡其生也賢於死其亡也賢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也○穀梁傳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 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去冬狄伐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厭一盐反 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同惡相恤同有所惡則相憂之謂也 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武夷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異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異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異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則書所次以異其慢叔孫

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則以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衞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齊地公穀作洛姑

左氏傳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友忠賢故請於伯主而

後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事故不書次○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季子來歸則国安故喜之变至加録云尔○范氏穀梁注曰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乱故出奔国人思之懼其遂去不返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微旨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劉氏傳慶父專魯則曷為召季子季子之賢內得於國

人外闗於諸侯則未知其以是爲說與不得已與抑將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授之以政百姓歸焉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非不誅也勢未能也○武夷胡氏傳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討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内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没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

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固則當就成之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劉氏傳仲孫

者何齊大夫也此無事其曰來何齊侯使之也齊侯使之則何以不言使譏何譏爾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幼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設以齊正魯猶反手也桓公使仲孫來省難仲孫反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桓公曰去之柰何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姑待之桓公知魯之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若憂之何問焉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若親之何待焉又譏之意林曰桓公不務脩霸主之義討有罪扶微国而更使智計之士覘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蘊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礼臣事君不以忠聖人之

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為者矣豈嘗沮其君以齊人尚强待其自斃哉○胡氏通旨曰不称齊侯使仲孫而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本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魯乱而取其国者則無以取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注陽國名蓋齊人逼遷之○陸氏纂例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也○呂氏曰聖人春秋功過不不相掩齊人於陽強以兵力刼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吉禘于莊公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何氏曰士虞記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不數禫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二年之中矣趙氏曰必若不合於宮廟行事而今行之則當明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自緣不配文王故斥言莊公以明之耳○趙氏曰禮不王不禘礼篇大傳及喪服小記並云尒魯曷爲爲之周公故也周之王也文王興之王業大興武王成之周公康治之是以魯得郊焉所以崇周公也曰

崇之宜乎非宜也國之所以樹者法制也法制者所以限尊卑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又僭也成王令魯得用禘礼已為僭矣本止施於周公之廟今又僭於莊公之廟行之非礼之甚用其豐備之礼而不能配文王也不稱宫不及于祖也若言吉禘于莊宫即似于莊廟祭及文王今既不尒故指言莊公以明之凡祭而非者稱祭祭而失礼則書祭名以本下者稱事祭非失礼為下事張本者則不書祭名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之類趙辨禘義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丧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黄帝

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舜也商人禘嚳商祖契出自嚳周人亦禘嚳義與商同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

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蔑甚矣或問曰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礼社爲嘗諸侯所自有撰礼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爲郊禘同遂妄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之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荅曰此爲見春秋

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
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
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公僖公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
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
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
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若非末流
弟子及漢初儒者皆昔不應差互如此也）見春秋唯兩書禘一春一夏（閔二年五
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
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

云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升者明自本廟者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羊同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閔者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矣

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殺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荅曰此夫子爲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故隱其前言抑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

且祫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
郊特牲云旣祼祼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
祼然後設位乎問者曰王制所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礿信如鄭說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
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
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
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
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
云夏礿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

甚著明也荅曰禮篇之中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君臣未甞相弑也禮樂刑法未甞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輙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殺之時祭名殊可怪也〇劉氏意林曰說者以禘為諸侯之禮也何謬與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

之所自出黄帝也而祖顓頊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燕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先禘後郊此以祖考之遠近爲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文王驗也左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之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傅奪卜齮田杜云齮魯大夫秋八月辛丑共仲使

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

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武夷胡氏傳慶父使卜齮

賊公魯史舊文必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

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

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

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

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緻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

蓋如此禮記稱曾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没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益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之所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劉氏權衡

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意以謂史當諱国惡矣諸公稱薨者皆時史之文仲尼因之非也古者史不諱国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爲職者也女史典彤管之法記宮史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

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以示於朝仲尼以爲良史以其書法不隱若史本當諱国悪者董狐不應明趙盾之罪以示朝衆也董狐書趙盾之罪以示朝衆而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国悪也崔杼弑其君太史書之以示於朝崔子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然後舍之若史本當諱国悪者鄭太史爲繆妄輕死千礼之人也崔杼殺之是矣然爲左氏者皆以齊太史非謬妄輕死千礼之人守職之士也是史不當諱国悪也齊晋皆大國其史官皆良士見称於聖賢以不諱国悪爲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国悪也魯之史不諱国悪則所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之舊也謂之史策舊文仲尼因之非也甯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甯殖所謂諸侯之策則諸侯之史也諸侯則齊魯是矣史則春秋是矣今驗春秋實不言孫甯出君而云衛侯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復可謂史策諱之乎然則魯史實書公弑仲尼改云薨魯史實書孫甯出君而仲尼改云衛侯出奔矣魯史一官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

○劉氏傳曰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而葬慢也非臣子之事也權衡所謂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此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武夷胡氏傳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

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忿嫉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繼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共仲奔莒成季以僖公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閒乎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云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成風莊公妾僖公母）故成季立之○武夷胡氏傳慶父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

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恊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必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著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謀將

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志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程氏傳高子來省難然後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劉氏曰不稱使權在高子也○陸氏微旨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詞也○武夷胡氏傳齊侯之命

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害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久而不絕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故不稱使特稱高子以省其害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元和郡國志云滑州長垣縣有鶴城衛懿公養鶴處）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此熒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曰滅）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共滕衛別邑廬舍也漕衛別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武夷胡氏傳曰衛康叔之後盖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删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録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荅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

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説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弃其師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也常山劉氏曰觀此詩序則鄭弃其師均然著矣○微旨淳問於師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得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師失人君之道矣故聖人畀其文而深譏焉○胡氏傳或曰高克進不以禮退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

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

弃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

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恊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

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

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

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

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

何政之爲書曰鄭弃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卷第七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傳

僖公

名申莊公妾成風之子閔公庶兄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禀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即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喪服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

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啖氏傳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伊川程氏傳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

不保其國也杜氏曰次于聶北者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胡氏傳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衆為大○杜氏注聶北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羊作陳儀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撰具而遷之無所私取○閔二年傳曰邢遷如歸見齊侯委任得人用兵嚴整○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故遷遷之者何非其意也若宋人遷宿非宿意○杜氏注夷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侯伯州長也○胡氏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僭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公羊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蘇氏曰夫人薨不地在外則地不言殺諱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杜氏注荆始改號曰楚○常山劉氏曰楚稱人侵彊也○蘇氏曰荆自此改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詞凡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泰山孫氏曰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莊十四年入蔡稱荆二

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反狄之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用兵侵伐皆稱人焉○常山劉氏曰楚自此侵彊矣故稱人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爲齊桓能制其彊也至十七年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橫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書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用此見中國衰微夷狄方張耳至是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胡氏曰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彊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號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曰人者

嘗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公羊作朾）

左氏傳盟于犖謀救鄭也（注檉亦作犖）○杜氏注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左氏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服虔注曾有亂邾使兵伐虛丘魯邾無怨因其將歸要而敗之）○胡氏傳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

此見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杜氏注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羊作犂穀梁作麗獲莒挐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入濟

○杜氏注酈魯地○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反舍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此

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胡氏傳罪在莒而以季子主此戰不能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却去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彊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故以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劉氏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弑二君死不以

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爲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僖公請而葬之則是干命也君子以爲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意林曰哀姜與於亂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以復配宗廟復臨群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討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弒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然不可以子故雖母唯伯主得行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國滅君死故傳言封○閔二年傳曰齊桓公封

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先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胡氏傳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公而夫子録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辭繁

而不救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其國嘗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海陵胡氏曰齊命魯同往城之然以

魯自城爲文而不言齊城之者蓋孔子略之也○劉氏意林曰不言齊者以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爲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異於常諸侯耳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許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楚丘衛邑魯城之非正也曷爲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爲伯主存亡繼絕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書齊命爲桓諱也不繫於衛示無譏也若言城衛楚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下作夏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傳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

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對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遂借道以伐虢

○穀梁傳虞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公羊傳虞公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胡氏曰以璧馬假道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彊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没於利而不及君溺也況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陸氏微旨曰晉侯貪而志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虞公貪人之賂遂其彊暴自取滅亡其惡至矣故首之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 其地險要故云國以爲塞邑 滅夏陽而虞虢舉矣 胡氏

曰下陽之於虞虢猶秦有潼關蜀有劒閣皆國之門戶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則虞虢亡矣○襄陵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杜氏曰下陽在河東大陽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氏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黄嬴姓國今弋陽縣○左氏傳盟于貫服江黄也江黄楚與國也始來服齊○胡氏傳荆楚夫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

人共為掎角之勢桓公比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言不雨者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憂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每時而一書閔雨也歷時而總書

不憂雨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地相接思啓封疆今據杜注下邳廬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傳注不可考不知所以也

○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祧復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

絶其祀也襄陵許氏曰魯頌僖公曰荆舒是懲則舒蓋荆與國是以徐人取之蓋倚齊魯故易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傳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

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杜氏注

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胡氏傳兵有聚而爲正

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

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次陘大衆厚集

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

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

執陳轅濤塗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

二國不會自爲犄角之勢明矣春秋書之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公穀並作莅

左氏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來尋盟魯遣上卿受之○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

○穀梁傳前定也任氏曰有夙戒焉往莅之而已○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涖盟用見桓之寬厚優簡於諸侯而信之誠德亦既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杜氏注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前年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遂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進兵○孔叡曰齊桓次楚唯責包茅貢誼所謂投鼠忌器也○胡氏通旨曰唯討逆事則可先發而後聞故管仲引昭王不復之事以責楚○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左氏曰民逃其上曰潰○余氏曰潰如水之潰然散散之義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余氏曰蔡楚之與国也必先侵蔡者伐其援一也震其威声二也潰而兵強三也然後遂以伐楚其得用兵之法矣○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彊盛勢陵中國不可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侵其兵震威行然後

大舉蔡既潰遂進師至于敵境○劉氏傳此伐楚也曷爲次于陘止師以脩文告之命古者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不祭則脩意不祀則脩言不享則脩文不貢則脩名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故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非殘之也次于陘義矣杜氏注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蘇氏曰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常

山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爲天吏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彊暴僭逆憑陵中夏公能奮中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胥爲左衽者乃其力也故書曰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於春秋之世可謂善矣○胡氏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

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夏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陸氏辨疑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于師耳若實卒于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遇疾而歸國乃卒即如何爲文乎　劉氏權衡曰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許昌郡也許昌許國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　○劉氏傳古者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意林曰春秋襃不失實貶不

違理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
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
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求望之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完諸盟故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
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
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
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

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屈完來盟為文齊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 ○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成之為大夫也劉氏傳楚之大夫未有以名聞者也其曰屈完何進之也屈為進之服罪也○陸淳曰楚蠻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何以不稱使權在屈完也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微旨曰不曰楚子使之者明其能受命不受辭得奉使之宜也 ○常山劉氏曰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來求盟于我也如成二年袁婁之盟則異於是齊雖彊

大數侵諸國而未若荊楚之暴諸侯爲後私怨而無桓公之義齊侯使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彊而賂晉也晉受賂而與之盟我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春秋於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公羊傳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穀梁曰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僅矣○胡氏傳來盟于師嘉

服義也盟于召陵序威績也劉氏傳來盟于師則其曰盟于召陵何來盟于師屈完之志也盟于召陵桓公之事也還師召陵以成屈完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彊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諸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以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彊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劉氏意林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諸

問昭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己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贊禹班師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彊則暴服則懾今齊彊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捐其私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憎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不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若得或躍在淵之象者此楚之所以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言於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左氏所載濤塗謂申侯之言大畧雖同然左氏謂齊桓用申侯之說則已

經陳鄭石歸矣諸侯之師既經陳而歸則何必魯與江黃伐陳諸大夫復伐陳乎當從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之也○左氏傳伐陳討不忠也○程氏傳齊命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楚彊莫能伐故以伐楚爲大事）○孫氏曰出踰二時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羊作慈後同）

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胡氏傳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者周

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
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
足而才有餘方楚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
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
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
以進善則桓公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楚方受
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諫不恊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
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

侵已甚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姬生重耳小戎姬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君爵男姓姬氏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

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閔之元年公將上軍使申生將下軍以滅耿霍魏還爲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及僖之四年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中大夫里克謂優施曰如之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優施起舞且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對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苑也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枯也枯且有傷優施出

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使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將有所聞乎曰然君旣許夫人立奚齊矣里克曰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許立奚齊矣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曰中立固其謀也里克曰往言不可及矣且人中心唯無忌何可敗也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此所謂與中大夫成謀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理也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

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陸氏微旨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與○公羊傳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孫氏曰世子世君位者也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獻公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故申生雖有罪而目晉侯斥殺專

罪獻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正公穀並作首戴

左氏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帥諸侯會太子以定其位○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何氏曰言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列於諸侯故殊之也○程氏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胡氏傳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諸侯而上與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而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則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申其敬則

賓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懋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杜氏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

則變之正也（雖非礼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首止善是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率諸侯會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善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

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王爲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胡氏傳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誘鄭伯使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

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弗聽逃其師而歸○常山劉氏曰桓公會世子而盟諸侯于首止在春秋之盟斯爲善矣故諸侯之所同志而鄭伯獨内弃中夏外交夷狄逃歸不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焉八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也噫以諸侯之尊始於逃歸而終於乞盟甚乎鄭伯之罪也趙子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胡氏傳或曰

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予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泰山孫氏曰此言楚人滅弦者蓋惡桓公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温十二年楚人滅黄同此○常山劉氏曰凡諸侯爲入滅其國或見伐而出於己非其罪則於國未宜絶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虧固可直於天子而求復也焉可遂絶之哉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滅弦弦子奔黄十年狄滅温温子奔衛不言出者國滅無

出也國未滅者書出二十八年衛侯奔楚是也若昭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已服於吳而後奔無興復之志故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皆篡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以王命絕之也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絕故即名之若哀公十年邾子益來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八月歸邾子益于邾至是復來

弃其爲可絶明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陸氏纂例曰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孫氏曰稱人以執惡晉侯也○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都在弘農陜縣東南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

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程氏傳書執不書滅自取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劉氏傳此滅也何以不言滅地之緼於晉久矣非一日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緼於晉久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意林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於滅下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好存而惡亡莫能固亡而保存何也嗜欲之害近而憂患之來遠也○胡氏

傳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師氏曰伐而又言圍以見鄭伯之不即服罪聖人不沒而詳之所以甚其惡也○襄陵許氏曰圍

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矣○杜氏注新城鄭

新密今滎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

救許也○胡氏傳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

是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

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胡氏傳善之

則何以致久也孫氏曰出踰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

胡氏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肯華即夷

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復治之

夏小邾子來朝公羊作小邾婁子後並同

杜氏注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别封故曰小

邾○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

秋因而書之見以當時之爵或升或降惟霸主者所欲

爲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女專利不厭後之人將求多於女既葬出奔鄭○胡氏傳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内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

其身而已矣劉氏意林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

○致堂胡氏曰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鮮不有以致之故聖人交貶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穀梁作寧毋

左氏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毋亭音如寧孫氏曰甯毋魯地也

曹伯班卒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敢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卷第八